



日本新娘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七

惠子接到了一封匿名信, 打开来, 上面写着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不要结婚喔——不然, 你会不幸的!”

惊悚恐怖系列

38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日本新娘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七

惊悚恐怖系列

3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新娘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6.7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惊悚恐怖系列; 7)
ISBN 978-7-5535-0580-0

I. ①日…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1518号

责任编辑: 陶云韞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日本新娘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0580-0/I·162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故事会
大众文化
出版基地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92)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26097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多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了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多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闪灵·诡事

讨债者·····	02
网吧惊魂·····	09
生死赌博·····	15
丧魂夜·····	19
失爱者·····	27
狙击手的誓言·····	33
猫蛊·····	41

噩梦·异事

日本新娘·····	62
与歹徒过招·····	65
不要惹恼了猫·····	72
危险的对手·····	79
价值十万的蛋糕·····	87
隐秘的杀机·····	91
女儿在飞机上丢失·····	98
谁惹的祸·····	104
高原守护神·····	111

目录

Contents

探险·秘事

第一次狩猎·····	130
别招惹母亲·····	134
智斗绑匪·····	138
午夜搭车人·····	144
卡努的选择·····	147
被诅咒的泉水·····	153
生死假期·····	159

夜谈·怪事

诡异的刀·····	181
起死回生·····	188
女友不见了·····	192
奇怪的抢劫犯·····	198
夺命玩偶·····	205
血饮尊·····	211
大沙暴·····	216
致命的记忆力·····	221
一路信任·····	227
七月十五放河灯·····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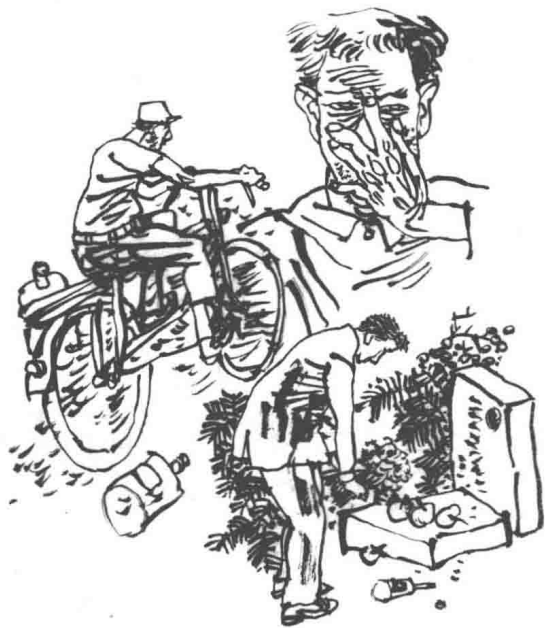
永远不要成为恐惧的奴隶。

闪灵·诡事

shānlíng guǐshì



讨债者



安生到城里打工已经两年了，苦吃得不少，但是钱却没挣几个，到现在，还只是一个送水工，成天骑着自行车给人送纯净水，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有电话就得出门。

这一天下午，安生又累又心烦，关了那个配给他的“送水专用手机”，在护城河边溜达了一圈，转眼天就黑了，他拐进一家小酒馆，要了盘猪头肉和花生米，打了半斤“烧刀子”，喝起闷酒来。

酒馆的灯光昏黄，安生并不是这家唯一的酒客。还有一个，坐在他对面的桌子，埋着脑袋。那是一个中年人，很清瘦，面前的菜很少，就一盘花生米，酒倒是一大碗，不时抿上一口，情形看来比安生还落魄。

几口酒下肚，安生越发觉得自己命运不济，止不住泪水潸然。

突然，对面那个酒客发话了：“所谓借酒浇愁，愁上加愁，小伙子，有什么伤心事？”安生抬眼看去，只见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过头来，正双目熠熠地看着自己。

安生苦笑着说：“没什么，心烦。”

那酒客说：“看你年纪轻轻的，有大好的前程，大好的时光……何不想想开心的事，快快乐乐地喝上两碗呢？”

安生来城里两年多，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他，安生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暖意，把憋闷在心里的烦恼一股脑儿地向他倾诉出来。那人什么话也没说，静静地听安生说完。安生觉得把烦恼吐出来，心里轻松多了。

就这样，安生和这位酒客认识了。他告诉安生说，他叫张一民，也不是本地人，刚来城里那段时间，过得比安生还艰苦，所以能够了解他的心情。

难得遇到这么一个知音，安生不由豪爽起来：“我叫安生，既然一个屋子喝酒，也是一种缘分，今天晚上的酒，就算我请你了！”张一民并不客气，只说菜不必要了，再来一斤酒就是了。

酒过三巡，安生问：“张大哥在城里干什么呢？”张一民说：“以前就在城里做点小生意，就是贩卖点果子狸、穿山甲什么的。”安生说：“呀，那可是犯法的事情啊！”张一民说：“是啊，罪孽深重啊，所以，我就不干了。”

安生端起酒碗来，敬了张一民一杯：“张大哥今后如若有什么地方用得着小弟的，只管吩咐就是了，都是天涯沦落人嘛！”

张一民喝了酒，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安生：“安老弟说的是真的么？”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你还真有什么事情么？”安生说着，心里马上后悔起来，都怪酒迷了心，嘴巴少了遮拦，自己的屁股上在流鲜血，还

要帮人医痔疮。

张一民却欣喜地点点头，说：“讨债！别人欠了我一笔债，说少也不少，说多也不多，本是不想要的，但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心里老是放不下。”

安生问：“多少？”

张一民说：“一万五，如果安老弟能够帮我讨回来，我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付给你酬金。”

安生一听，想着这两年也没挣多少钱，如果能讨到这笔债，拿到三千块酬金，也算淘到了第一桶黄金，于是伸手说：“好，我帮你讨，欠条呢？”

“欠条没有，他应该不会赖账吧，他叫李东，住在小南街12号。”张一民说，“如果他记不得了，你说这么一句话，‘搭三路车，到西园酒店，穿山甲五只，娃娃鱼两条’，他就会记起了，如果你要到了钱，就给我送到憩园54号。”

安生拍着胸脯答应了这件事情后，又接着喝酒，一直喝到大醉，最后他是怎么回到寝室的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当安生送水快到中午的时候，才猛然记起昨天晚上答应张一民去帮他要债的事，就顺路去了小南街12号，找到了那个叫李东的人。

李东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情么？”

安生说是来要债的。“要债？”李东“扑哧”笑起来，说，“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安生装出一副“混迹江湖”、“替人消灾”的“冷血”表情，说：“我是替张一民来要债的。”

李东果然被唬住了，他惊诧地看着安生，一时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安生冷眼也斜着李东，说：“你不会不记得了吧？搭三路车，到西园酒店，穿山甲五只，娃娃鱼两条……”

李东一听这话，身子一哆嗦，慌忙进了屋子，拿出一叠钱来：“这是一万五，你快、快拿去。”

安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拿到了钱，简直是心花怒放。在回家的路上，他起了不应该起的歪心思——将这笔钱贪下来。安生仔细回忆那天晚上自己和张一民交谈的内容，想来想去，并没有告诉张一民自己住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的。两个人不过萍水相逢，这钱贪了就贪了，张一民又能怎么样呢？

想到这儿，安生就把钱留在了寝室里。但毕竟是亏心事，因为害怕在大街上被张一民认出来，在送水的时候，安生不得不戴着墨镜，而且总是将帽檐拉得低低的。

事情过去了一个礼拜。这一天晚上，安生正准备关掉“送水专用手机”，回去睡觉，他刚把手机拿到手上，手机铃却响了。

安生接听道：“纯净水公司，请问哪里要水？”

“大名公寓四楼5号。”电话很简短，说完就挂了。

安生叹息一声，大名公寓距离安生现在的位置很远，差不多要横穿整个城市，但是人家既然打了电话要水，就得送去。安生骑自行车，忽悠忽悠地去了。

他喘息着将水扛上四楼，摁了半天5号的门铃也没人开门。这家人怎么这样？叫人送水来，却不在家里等着，真是一点公德心也没有。安生无可奈何，只好坐在门口等。这时候一个人上楼来，安生以为主人回

来了，忙站起身，却不想人家直接就往上走了，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安生，最后像是实在忍不住了，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安生说：“送水。”

那人问：“给谁送？”

安生指了指5号的门牌。

“神经病！”那人用古怪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着安生，丢下这么一句话来。

安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怎么神经病了？

最后，安生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扛起水桶，往回走。刚走到楼下，电话又响了，一看，还是刚才要水的那个电话号码。安生忍住就要冒起来的怒火，接听道：“纯净水公司，请问哪里要水？”

“大名公寓四楼5号。”话一完，没容得安生细问一句，电话就挂断了。

安生马上回了电话过去，电话铃响，却没人接听。安生愤怒了，这不调戏人么！

他压住火气，重新扛上水，上到四楼5号，摁了几下门铃没有动静，就举起拳头使劲敲起门来。安生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这么缺德！

安生的敲击声惊动了楼里的其他住户，都走出门来，看着安生。安生要的就是这效果，等屋子里的人出来，安生要当着大家的面责问他，究竟什么意思！

刚才骂安生“神经病”的那人也走下来，问安生：“你干什么？”

安生把经过给大家伙说了，没想到大家的神情一下子惊惧起来。

那人咽了口吐沫，说：“小伙子，我要说了，希望不会吓着你，这间屋子里的人一个月前就出车祸死了。”

安生倒吸了口凉气：“死了？”

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安生看看大家，大家惊悚的表情已经告诉了安生，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安生瞥见房门口的边上贴着一张水电费催缴单，上面的名字差点没把安生唬得晕过去——“张一民”！

安生吓得连水桶也没顾得拿，跑下楼去，骑自行车就开跑。这一夜的恐惧，自不待说了。

好容易等到天亮，安生又去了小南街12号找李东问个究竟，那个叫李东的人见到安生竟然尖叫起来：“鬼啊！”

安生告诉了李东前前后后的经过，李东才半信半疑地对安生说：“张一民是我以前的一个生意伙伴，由于查得紧，我们贩卖野生动物的生意很难做，不仅没赚到钱，而且还总是亏。那天，我跟张一民借了一万五千块钱，去还过去的旧债。临别的时候，张一民叫我顺便去送货，你说的‘搭三路车，到西园酒店，穿山甲五只，娃娃鱼两条’，就是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没想到那竟成了遗言。后来他出车祸死了，我想那钱也就不用还了，没想到他……”

安生终于明白了，自己遇到的那个“张一民”见安生和他当年初到城里时的境遇差不多，有心帮安生一把，让安生讨回这笔旧债，可是安生却被钱蒙了心，贪了不该贪的财，“张一民”来找安生算账了。

安生怀着惊惧敬畏的心情，去买了一束鲜花，还有一瓶酒，一路问到“憩园”——原来是西城公墓的另一个名字。没花多大工夫，安生就找到了张一民的坟墓，54号墓。安生用小刀在他的墓地上掘开一个洞，将那一万五千块钱掩埋进去，然后敬上鲜花，把酒洒上坟头，给他鞠了两个躬，仓皇离开了。

为了压惊，安生找了个地方喝酒，当然不是在护城河边那个小酒馆，

那地方他是绝对不敢去的了。这晚上的酒，安生喝得很不自在，老感觉张一民会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深夜，当安生回到寝室，推开门，打开灯，他惊呆了——在他床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叠钱。安生拿着钱，浑身哆嗦不停，他不敢数，也不用数，那是三千块。

几天后，安生还是忍不住数了，却发现一共是三千一百元，怎么会多出一百元呢？

想着想着，安生忽然明白了，他给张一民坟上买的鲜花三十元，酒三十元，加上那天晚上安生请他的客……人情、酬金，他们算是两讫了。

安生背叛了张一民的好意，张一民不屑交安生这个朋友了。

(安昌河)

(题图：魏忠善)



网吧惊魂

几阵沙尘暴过后，四月末的天气已经有了初夏的感觉。那天，已经将近傍晚了，小浪骑着自行车去网吧。为了打游戏，小浪没少挨家人的训斥，但每次也只是稍微收敛两天，便又回到网吧浴血奋战。期中考试才过，黄金周的到来再次点燃了战火，这次，小浪准备充足，车筐里放满了各种口味的方便面、矿泉水，口袋里更有了足够的“军费”。

小浪一路骑着，耳边响起了临出门前老娘的唠叨：“疯够了就赶快回来！”小浪心想：“疯够了？嘿嘿，最早也得三天以后吧！”

本来离家不远有一个网吧，曾经一度是小浪和朋友们的火并之地，但是经过父母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剿之后，小浪他们只得放弃阵地，去寻找新的据点。小浪跟朋友们约好，只要谁先在街上发现价格便宜、座位足够多的网吧，便打电话互相通知。

小浪骑着车，不知怎么竟然七拐八拐地进了一条偏僻的小巷，昏黄的路灯忽明忽暗，显得说不出的诡异。“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小浪正要骑车出去，忽然在巷子的尽头亮起了一盏淡红色的灯箱广告——“红急速网吧”，走近一看，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着：“黄金周特价，包夜10元。”小浪探头观察，只见网吧里整齐地放着四十多台电脑，除了二十几个玩家，依然有十几台电脑空着。

小浪马上掏出手机：“小白啊，我刚找到了一家网吧，叫什么红急速，十块钱刷夜，赶快带着人来啊，我进去占座位了！”

打完电话，小浪就走了进去，对网吧的老板说：“我的朋友们一会儿就到，估计你这里剩下的十几台电脑都得包下了，我们一刷就是两天三宿，你看是不是就别……”

老板不到三十岁，厚厚的瓶子底眼镜占了大半张脸，反射着灯光，看不到他深藏的眼睛，他自顾自地写着什么东西，却没有抬头：“你放心吧，今天晚上不会有其他人来。”

老板阴沉的声音让小浪听着很不舒服，更奇怪的是，都什么年代了，老板竟然还用毛笔蘸着红墨水写账本。“25号机，去吧！”

小浪坐到位子上后，禁不住浑身一阵阵地发冷，他觉得有点奇怪，便望了望四处，只见身边的玩家全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深陷的眼窝，油腻的头发，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疲惫。小浪问身边的一个玩家：“老兄，经常来吗？”“嗯。”“玩多长时间了？”“四年了。”“四年了？”小浪一声惊呼，整个网吧全都往他这边看。小浪赶忙赔笑着跟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一边自顾自地打游戏，一边暗暗嘀咕道：“这网吧总觉得有点奇怪，这帮人打游戏怎么不激动啊？”

小浪平时跟朋友们打游戏的时候，尖叫、惊呼、咒骂、埋怨从来

就没间断过，表情更是喜、怒、哀、乐啥样的都有，而在这家网吧里，能听到的只有键盘的敲击声和鼠标接触桌面的摩擦声，安静得不像是个网吧，如同一家图书馆；更奇怪的是，所有的电脑似乎都在运行着同一个游戏：CS，也就是《反恐精英》的网络游戏。

说到《反恐精英》，小浪一直自以为是高手中的高手，听着不同种类的枪声在耳边回响，小浪仿佛从一个初中生变成了职业杀手，天生胆小怕事的他，在这款杀人游戏中似乎找到了平衡感。局域网，12个警察正在和12个匪徒激战，名字清一色的从“鬼01”一直排列到“鬼24”。

“大活人起名字叫‘鬼’，有意思，我也来！”小浪在名字一项输入“鬼00”，随后就加入了匪徒。小浪的加入，使匪徒很快扭转了劣势局面，要是在平时，整个网吧都会为他欢呼呐喊，而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所有人都显得十分平静，只是默默地燃起下一轮的战火。正杀到酣处，本来是匪徒第二名的“鬼01”竟然变节成了警察，紧接着情势就发生了变化：无论小浪藏在黑影当中守株待兔，还是小心潜行埋雷，他都会被对方发现，而且对方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每次只用一发子弹必定能结果小浪的性命，就算小浪跟在其他十一个人的身后，也难免中弹身亡。而在杀死小浪之后，“鬼01”也从来不理睬其他的匪徒，只是对小浪的尸体一通狂扫，如此往复十几回合，小浪的排名从本来的第一，变成了倒数第一。

小浪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门口的老板大喊：“网管，有人作弊！”

“谁？”

“鬼01！”小浪话一出口，再次招来整个网吧的注目，24个人如同